乾隆元和縣志

元和縣志卷之三十二

藝文

求藝文於吳其在吳中人士猶粵之鎛燕之函秦之廬夫人而能者也其在四方人士非猶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遷地弗良者也然邑志所載必求其關政治重倫物與夫山水故迹名賢言行相表裏者而風雲月露之辭闕焉首表奏疏次文移次議次考次書次序次記次說次有韻語而於各體中又以時代先後爲次覽者因

文考義有以識其體要所存云爾志藝文

請旌張白妻陸氏表　　漢　姚信

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恴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盛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淸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姿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節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

洗巽郡鬱生抗辭昭節義形於色冠益文璜逝而不許奉白姊妹險巇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內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邑閭照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殊爵人忘其勇杞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前訓上聞天聽下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攸視矣

開浚河道疏畧 永樂二年 明 夏原吉

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合常嘉湖三郡之水滙爲

太湖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以入三泖頃
因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
淞諸浦導其壅淤入海按吳淞江舊袤二百餘里廣
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濬屢塞不
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夏駕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
通流窒多淺窄又自夏駕浦抵上海南蹌浦口可百
三十餘里則沙草壅障已成平陸工費浩大難以施
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常
熟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廣川通流急宜疏吳淞江

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河亦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盈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遏難即通流傍有范家浜至南蹌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盈浦以通浙泖之水此皆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水道既通乃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爲便

開吳淞江疏隆慶三年　江南巡撫海瑞

題爲修復水利以濟迫切饑民事禹貢稱三江既入

震澤底定三吳水利當濬之使入於海從古然也婁江東江係是入海小道惟吳淞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事起近年以來水利臣曠職不修撫按亦不留心致潮泥日有積累日月繼嗣通道填淤雖曰水勢就下而無下可為就矣時遭久潦震蕩太湖因之奔湧四溢勢所必至為害之大滂沱不啻如嘉靖四十年今隆慶三年是也而小為渰沒漂泡之患亦時有之是吳淞一水國計所需民生攸賴修之舉之不可一日緩也臣于舊歲十二月巡歷上海縣親行

州觀旋委上海縣知縣張[illegible]率領沿江住居父老披
行歷道量得淤塞當濬地長該一萬四千三百三十
七丈三尺原江面闊三十丈今議開十五丈計該用
工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十兩二錢九分今以水荒歉少
秋收兼之二麥未播時方春正月之初米每石價銀
已八錢五分奚飢民動以千百告求賑濟臣已計將
積年導河夫銀臣本衙門贓罰銀兩各倉儲米穀并
溧陽縣鄉官太僕寺少卿史際義出賑濟穀二萬石
率此告濟飢民投工給與銀米於今正月初二日接

江故道興工挑濬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督率上海縣知縣張嘉定縣知縣邵一本分理興工之中兼行賑濟千萬飢民稍安職矣但工程浩大銀兩不敷飢饉頻仍變故叵測官儲民積計至二月間盡矣江南四面皆荒湖廣江西有收成府縣又甚行閉糴無從取米伏望皇上軫念民飢當恤吳淞江水道國計所關敕下該部酌議其留蘇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石准照前旨銀數改折凡應天等十一府州縣庫貯不拘各院道諸臣項下無礙贓罰銀兩聽臣調用浙

江杭嘉湖三府與蘇松常三府共此太湖之水吳淞江開則六府均蒙其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其庫藏銀亦應如應天府等一例取用彼處飢民亦聽上工就食吳淞借飢民之力而故道可通飢民借銀米之需而荒飢有濟一舉兩利地方不勝幸甚

請浚吳淞白茆疏 天啟四年 江南巡撫周起元

江南蘇松常鎮四郡幅員不過五百里歲輸租粒數百萬最急莫如水利而水利之最大者莫如吳淞江婁江與白茆港三道蓋環蘇松常與嘉湖數郡之湖

澤歸翕於此爲宣洩入海之道近婁江劉家河一線僅通吐納而吳淞與白茆二水則淤爲平陸前代屢濬姑不具論閱歷十朝並荷明旨專官濬治惟今四十餘年竟未施工以致吳淞江自澳塘以至新涇口及東西蘆浦三壩等處六七十里淤澱不通白茆港則梅林塘墩鎮涇等處俱久填塞先後建議諸臣即斷求濬輒因中寢吳中億萬生靈引領以望渙汗之頒地方不敢擅興大役邇年小有水災低田輒渰宜數郡皆受患如長洲常熟崑山太倉嘉定上海青

浦無錫宜興等州邑之間荒田數萬頃皆潰白兌運
有司若派高鄉攤補而高鄉賦役原重寧甘爲低區
代賠有司考成降罰而小民徒累敲朴亦終不能完
額今年巨浸稽天瀰漫千里者水之爲害也而後停
蓄經三旬不消者水利不修之爲害也若又因循不
治則東南水患日甚一日而國賦與民生兩受其累
矣臣查蘇撫臣海瑞開吳淞江用銀七萬有奇近據
臣薛貞委官估計數亦相當白茅港則常熟知縣宋
賢力請疏濬約該銀五萬通兩江港工費以十二萬

計竊查萬歷三十六年水災荷蒙神宗皇帝軫恤蘇
松等府賑銀五萬今時力詘度皇上不能多發公帑
然如神廟賑災之數必不容少或可即就此賑數再
添一二萬輿舉河工俾臣檄各鄉饑民盡赴工作計
丈定工計人授糈計日給值所全活必無量而水利
亦修雖有霖潦不至傷稼貢賦常盈足國足民真兩
收藉尚欠五萬兩容臣於所屬搜括積欠導河銀并
贓贖再查照往牘或量行募派以奏其績若夫濬之
之法惟在循其故道淺者加濬窄者使廣應開者建

開濬者石築護隄石者甃石等其間行於淤地之旁
鋤犁成業烟不妨河面河心不雜樹纖以曲存其種
植期於水流通瀉而止昔成祖皇帝命以原吉自
進官請水利書以賜原吉重其委任因得盡力成功
今皇上念勤汰祖東南水利久已留神臣待罪巡撫
以國計民生為第一義敢不據實上請於工部司屬
中特簡練達官一員前來專董濬治以明聖意之決
行不為道旁之築舍至於分理府佐等官則就所屬
選選臣不敢不盡心焉 以去任未舉行

請改民運爲官運疏畧 崇禎十五年 江南巡撫黃希憲

爲北運當極敝之時救敝有長便之策亟宜商酌以甦民困以裕國儲事竊惟白糧爲上供急需遞年僉點糧長春辦解兌相沿久矣邇因民窮財盡百弊叢生半爲包攬侵漁半爲胥役措索以及剝淺守凍起京交納等費動以千計一承此役鮮不家破人亡遂至歷歲不運無邑不欠院道府縣降罰頻仍官民並受其困而公家正額究無完結之期若不亟爲變計不幾淪胥以亡乎臣博訪輿情參稽故典惟通邑照

畝均派吞蝕隨漕浮設委員專官監明於解庶民間無偏累之虞而上下無推諉之患但事經創始課責萬全行蘇松道會同常鎮道通盤打算如何官府可免參罰之慮如何糧長可杜身家之畢慮改本道看得白糧上供也藩祿也官廩也非若漕米之爲軍糈故解不用軍而用民重其事也爰考初制開徵有正米有耗米起運有夫船銀夫船米抵京有車脚銀猶恐不支更有貼役銀皆編入會計如蘇屬正米五萬四千七百三十石有奇編耗米一萬五千六十八石有

奇此近加三矣又加以春辦米一萬七百三十三石
有奇是又加二也蘇屬用船一百一十編夫船銀九
千六百六十兩有奇大船米二萬一千九百九十有
奇貼役銀一萬四千三百七十有奇抵京交納編車
腳等銀一萬五千七百八十有奇何其慮之周且詳
哉惟恐其病民也然法無不善而情有不同情生而
弊生矣且弊中生弊情中生情遂至大壞而不忍言
蓋民運必僉殷實之人雖其產不惟其才所以衰老
中幼與寡婦之子貼解之主皆必僉之此輩不能親

任間關之勞必求一人代之於是包攬得以插身而入人皆賴遂彼獨好勞其心慨而如也所以公費之外又有私貼私貼每分至數百兩之多不已也尚有加貼究竟加貼亦不能免於賠累非盡此棍之花費也蓋此棍蓄花費之志所以給銀領批推號驗米催船官胥種種得而抽扣之勒索之自此白糧一事遂爲奸棍官胥所盤踞間有正身詹然而起親領其事則包棍等多方搆陷使之費若吏倍於僱倩而後已由是民之視之如赴湯蹈火非詭寄於他戶即瓜分

為弊里每當點役之年胥役到門如市人情紛紛賄
緣求免其不免者無錢之小家耳以小家不多之產
當大戶必避之差產盡而身隨之何足怪哉今欲甦
民裕國莫善於均徵米而官運之官運則民無僱倩
之費一便也官無僉役之難二便也錢糧既自官支
胥役無從抽扣三便也在船皆官役船戶無敢凌虐
四便也催攢皆官事沿途無敢拋撒五便也況米屬
均徵則苦樂之形不立巧拙之情自化糧不必詭寄
飛灑差不必就易避難民心以厚民俗以淳六便也

六使既得則剛無虧儲京師實可根本固民鮮賠累
元氣充而盜賊息矣等因具詳到臣臣看得白糧之
役至今日而苦極矣僉點之失真包攬之賠累奸胥
猾蠹之朘削種種剝害不忍見聞以致解糧有蕩產
而無生者有棄家而遠竄者有投繯而自盡者不謂
熙攘生聚之地蕭條困憊一至於斯臣受事兩年目
擊萬狀因而廣詢博訪達權通變合官徵官解之法
期無長策茲據蘇常兩道具詳臣亦無容更易惟立
法必期可久而革弊不妨過嚴此臣綷恤杞憂尚有

不能已於言者語云有治人無治法總部一官雖屬樞廳職掌第責任甚重斷非庸碌能勝必廳不乏用才可臨期簡用案得蘇松常各裁通判一員官已另疏請復乞敕吏部揀附近州縣正官年力精強饒有才望者照缺速推勒限受事以聽遴委如兩次督運全完即與優擢以昭激勸庶總部得人而諸務可犁然舉矣語云一法立一弊生外而衙蠹包攬內而部胥積歇引戶每視糧解爲奇貨今改爲官解未免拂其狠心必至多方阻撓或包攬滯入京師串通積役

仍肆把持或引戶交搆外奸假造謠言動搖耳目有一於此等足害成乞敕五城御史及錦衣衛門凡謂此等節嚴重典庶蠹賊一清美利可久東南數百萬生靈早脫水火祖宗億萬年根本永鞏苞桑伏望皇上軫此千遺穀然乾斷勅部立覆舉行疏上下部議旨可乃議允行至今賴之

請徵解白糧本色疏 康熙四年 江南巡撫韓世琦

竊惟江南一隅濱江負海地極衝繁而蘇松二郡更爲賦重民疲且海氛初靖水旱頻仍節年錢糧每多

逋貧黎叅追呼殆無虛日邇者康熙三年分應運白
糧計簿持籌以
天庾尤滿議改折色 臣自奉文之日漕將動限嚴徵
但吳地本年糙米每石時價不過六七錢白米不過
八九錢而白糧改折內部批照順治十二三年貴米
之直價每石徵銀二兩加以起解扛費則一石之折
徵約費民間三石之本色矣又舊額起運白糧項內
其上供玉粒係舂辦上白而府部院等衙門與運船
水手等米全書開載原係糙粳今內部不分白糙俱

照總數一例折數二兩則糙米與白米同價矣史有舂辦一項原因民間徵糧之時本係糙米必須舂過方成白糧是以編此舂辦之款以爲糙米舂白之折耗向來原非起解之數今改折若照糙米定價則舂辦即在其中而又重復算派皆作正數豈非一項兩徵舂辦之外復加舂辦乎嗟此髓枯力竭之窮民奚能當此賤米重價正耗並折之徵求哉故部臣有云白糧節年徵解本色俱各全完一經折銀歷年拖欠甚多臣詳察其故實緣折價浮于時值而糙米正耗

一例科征民力有所難堪耳

朝廷虛有增折之名而不能實得其濟百姓枉受敲扑之通而徒苦剜肉難醫　臣身在地方目擊斯狀既虞功令之煩違又念民瘼之當恤憂懼戰兢寢食俱廢然終不敢擅爲稍寬業將三年分之現徵者見在日夕督催另核完欠奏報外今四年分應運白糧又奉文改折一半而各派價值仍一概泥照三年之成例是貴則可增賤則不減小民之窮困焉得不日其一日非惟將來之折價斷難取盈有虧

國計恐遺黎之離散逃亡勢所不免伏乞

聖主睿慈特賜豎裁自今以後白糧改折必俟年歲

之豐囚照米價之貴賤隨時酌定分別白糧按款杯

征而舂辦一項原係白糧舂辦之耗米俯賜獄除免

入折征數内庶萬民咸頌薄賦之

皇仁輸將不致逋負而

國家亦免挂冇征無納之虛額而完解獲資實用矣

請減浮糧疏　康熙五年　江南巡撫韓世琦

竊惟皇圖宏遠國用浩繁當今之所甚亟者莫財賦

若也然財賦之重首稱江南而江南之中惟蘇松爲最臣詳按其地在禹貢本屬下下之壤厥後地窄人稠小民勤於耕作漸輸上上之賦今上古井田之制不可復論自秦而降率皆稅畝漢初田租什五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東漢初行什一之稅後亦三十而稅一由晉迄唐至天寶以後兵革四起東南之稅始增五季之間畝斂增減不一至宋而更定稅法江浙每畝不出一斗之外考之郡志宋代之徵於蘇州者夏稅科錢秋糧科米約其歲額共計不過三十餘萬

徵於松江者科則亦同於蘇州其計歲輸不過一十餘萬其後因行公田賦法雜亂元初仍宋之舊至延祐中增定賦額蘇州增至八十餘萬松江增至七十餘萬至於元末有張士誠竊據姑蘇取民無制蘇州增至一百萬松江亦於舊額有加迨故明洪武初克士誠怒民之附寇乃取豪族所收佃戶入租之私簿付諸有司令加其數以定田稅遂一時驟加有一畝徵糧七斗以上者自此蘇州多至三百萬石松江多至一百四十餘萬石於是民困不堪連歲逋負至洪

武十三年知取民之不均命減其額自七斗五升至
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自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
俱止征三斗五升自三斗四升以下者各如其舊及
建文二年下詔有云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
之頑民耳豈可爲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
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未幾永樂奪位乃盡革建
文之政蘇松之民復罹重賦之厄至宣德正統間民
間之逋賦日甚特遣重臣巡撫其地清追不能屢議
蠲免蘇州得減秋糧七十餘萬石松江得減秋糧三

十餘萬石然十分止輕其二三存額尚居煩多不惟與他處稅畝之例相去倍若天淵即與同省鄰境之常州起科亦甚不侔從茲以後之主計者但因東南財賦之鄉減之則國用不足勿可易也自萬歷以迄於明來惟有不時額外之浮增而無復寬省之恩澤矣雖然明之科征懸有其額而民之實完於國者歲不過十分之五六故被時蠲最蘇松之有司終明之世以完及七分者即爲上考徒擔重斂之名原無輸將之實今我

皇清肇造萬化聿新凡故明弊政莫不釐然革除而
田賦則一照萬歷年間之例以爲準其末季冒濫浮
加之項固已一切删去第所照萬歷年間應征之數
載在新訂全書者蘇州則共平米二百五十餘萬石
每畝猶有科至三斗七升五合與三斗四升不等松
江則共半米一百二十餘萬石每畝猶有科至三斗
六升五合不等切觀疆域田土古今止有此數與宋
元之先無異也而賦稅之輸即不能遠比有宋以前
之大輕獨奈何三倍於元時乎故明有虛額而不肯

其實完民力難支已不可言今如司農拆算但按全書所載有一項之編徵即有一項之擬解定限考成必責十分全完不則參罰隨之是故順治二年以至康熙元年歲歲歷欠積逋之數動盈千萬而不急圖之計則鳩形鵠面啼飢號寒之遺黎不肯填於溝壑必流散於四方伏念我

皇上仁覆如天明見萬里去年察舊欠之難追憫生民之當恤特降

兪旨寬免順治十五年以前逋賦矣今年又因星變

復額
恩詔盡蠲順治十八年以前錢糧矣真所謂視民如
傷與天合德直當比隆三代非漢唐以下所可多見
也 臣 之愚昧竊敢推廣
皇度與其民力不勝逃亡莫保議蠲於催徵不得之
後孰若預渙
恩綸施惠於浮糧當減之先全民於敲脂剝髓之餘
孰若早敷寬政愛養於元氣不瘁之日擴普天一視
同仁嘗與民偏重之累將蘇松二府錢糧彷彿元時

制賦暫額兼照各省現征大例准與酌量大賜減省如云目前軍興多需勢難多減則亦俟常州府壤之科則再若萬萬不能亦祈於十分之中稍減其二三庶
皇上子惠元元率土同觀甦民困而召天休永培國本於億萬斯年矣

地方壤弊日甚疏畧康熙十年　江寧巡撫　馬祜

該臣看得臺臣條奏長洲等州縣從無歷任之官一

案遊行藩臬二司確察今據詳議前來臣擇其蘇松

之民受病最切蘇松之吏受累最深之處爲我
皇上陳之一曰賦役獨重民力困竭一曰坍佔不除
包荒猶在查蘇松額賦之重較宋代多七倍比元朝
多三倍江西袁瑞二州浮糧已蒙減免今蘇松事屬
一例未邀同仁之視至沿途馬路烽墩營堡公佔民
田坍江坍海版荒田地人戶包賠除據詳報批行確
勘另疏具題外惟正額浮糧或照接壤之常州起科
或減十分之一二統祈
勅部酌議減除施行奉

吉該部議奏

請浚劉河吳淞江疏 康熙十年 江寧巡撫馬祜

該 臣看得劉河吳淞江乃江南蘇松常浙江杭嘉湖六府積水合流瀦於太湖此二河分道入海走洩湖水之咽喉也修則六府同其利塞則六府受其害歷代以來凡遇淤塞俱特遣大臣蒞劉吳中專修水利動支正項錢糧撥充疏濬經費 臣稽考成書故明嘉隆間吳淞道復淤太湖四溢淹沒田廬水患頻仍民生困苦時有巡撫海瑞條奏疏治因費大役繁請留

漕米二十萬石又動浙江六府無礙官銀俱充工費
令各處被災飢民上工就食修復水利兼行賑濟水
災寧息事工告成刊載典章班班可考也迄今已及
百年潮泥日壅故道全淤
本朝鼎建二十餘載官斯土者憚於工成浩大所費
無資視爲末務因循不舉以致上年夏月霪雨連旬
潮水泛溢禾苗悉渰民居皆濕積水三月不消嘉上
廢業人戶流亡總由劉河吳淞入海之口淤塞湧聚
無從走洩之故也臣念國計民生關係重大欽遵

勅書內開江南水利久湮宜酌量疏濬隄防[illegible][illegible]

天語敢不悉心講求隨檄司道府縣各官延集士民

博采輿論又與總督 臣 麻勒吉浙撫 臣 范承謨咨商

疏濬劉河吳淞故道誠為第一急務并行藩司委官

丈勘劉河淤道二十九里共長五千二百二十丈原

面開闊不等總計人夫三十九萬八千四百一十二

工建閘二座每座工費千金以備水旱蓄洩約共需

費四萬兩吳淞江東至新涇口皆成平陸應開四千

一百五十一丈自新涇口迤至赤鴈口黃渡應濬七

千五百餘丈修復舊址壩閘約共需費十萬兩援同

議援引明臣海瑞開濬故事請留康熙九年分江

兩省漕折銀兩用充工費臣再四思維當此異常

災之後村落飢民逃荒乞食日以萬計哀號求賑在

在皆然臣與屬官勉力捐俸分發煮粥不過苟延旦

夕實切救死不暇萬難僉派民夫舉此大工若欲徒

責地方各官設處捐助亦終成畫餅勢不得不請用

正項以濟目前急務仰懇

皇上俯念此江浙六郡爲國家財賦重地將蘇松常

三府康熙九年分漕折銀九萬內浙省杭嘉湖三府
漕折銀五萬兩恩准留充疏浚河工經費俾各處災
荒飢民就近上工趁食是修水利之中兼行賑飢之
事一舉兩利者也但恐部臣不允議留漕折則難爲
無米之炊必致貽誤地方惟有再議將估計工費一
十四萬均派蘇松常杭嘉湖六府屬去年被災州縣
分年按畝輸解抵還漕折不致重罹水患此出臣萬
不得已之計倘蒙
俞允上軫恤災傷子遺仍

賜蠲支正項地方幸甚民生幸甚

請減浮糧疏 康熙十三年　　江蘇布政 慕天顏

竊惟江南錢糧獨蘇松最重亦惟蘇松積逋從來有一歲照額十分全完者豈民之盡抗頑而不畏敲朴乎豈官之盡闒茸而甘悞考成乎　臣初至地方即根究蘇松錢糧所以不完之故紳民耆老無一不曰故明之初重加浮糧稍困難堪地之所產利之所入實不敷於供輸是以民困日甚不能完額　臣思蘇松二府田畝糧額若照各省科算幾有十倍即以鄰郡常

額外則相形蘇松亦兩倍過之俱不敢比例請減假使蘇松重賦或一旨會經徵足或一縣可以全完或一歲偶完及額是

朝廷實收其用而小民力猶能勝相習既久 臣 亦不敢請也 臣 查康熙八年以前奏銷之數每年欠至六七十萬爲大半欠在蘇松卽邇來撫臣與 臣 殫力勸輸康熙十年十一年考成雖未完不及一分而以他屬之完合蘇松之欠通融算結之數非蘇松亦能完至九分也蘇松歲逋累萬斷斷難淸節年造報

恩詔赦免册

上諭停徵册本折民欠可稽　臣考故明之世此等州縣錢糧完至七八分即爲上考今漕糧升合皆歸天儲地丁分釐皆撥正用有一不完叅罰隨之矣小民之膏血無存則有司之智勇俱困甚至那墊以塞責一時此盈而彼缺舊補而新虧在民之收支反混徒有虛額無實濟積年懸項仍恭逢恩詔與其赦免於民力既竭之後孰若早沛恩綸培養斯民爲萬年根本之圖也哉我

皇上御極之初欽奉

上諭諭戶部查洪武以後因有籍沒或一處錢糧徵收甚重或一處不許牛耕教人自耕此等情由該部詳議察奏煌煌恩詔昭布中外此蘇松錢糧甚重正為故明仇怨所加者　臣細查江蘇賦稅源流禹貢揚州厥田下下唐天寶後財賦始增宋保祐景定間蘇郡苗米額至三十萬松郡苗米額至二十七萬元始補時悉循宋舊迨延祐中蘇州府夏稅絲二萬二千餘斤秋糧八十八萬餘石松江府夏稅秋糧一十五

萬餘石明洪武初定天下賦稅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惟蘇州因張士誠久抗不下怒其附寇取豪族租簿俾有司加稅名爲官田故蘇州特重松江亦然蘇松糧額共至四百萬矣建文方詔減免永樂仍復洪武舊制宣德五年勅諭減租每田一畝舊額一斗至四斗者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者減額十分之三正統元年官田準民田起科蘇松減額糧八十餘萬石從撫臣周忱之請也當是時蘇

州漕賦七百九十萬[illegible]
曲爲裁減之而王鏊猶循比附中額尚未得其實
因漕運解院提增耗米浩繁正賦併入平米徵收
分正耗並議歷明代有增加臣考蘇松諸書說在
錄文獻通考諸書歷載沿革甚詳載
國朝刊定賦役全書蘇州府田地九萬五千餘頃科
平米二百四十五萬歲徵本色米豆一百五萬五石
折色銀一百二十七萬餘兩松江府田地四萬一千
餘頃科平米一百二十一萬歲徵本色米豆四十

萬餘石折色銀六十三萬餘兩此照萬歷年間之賦
而萬歷年間之賦額比宋已多七倍比元已多三倍
兩郡之民困於浮糧三百餘年矣如江西瑞袁等處
故明所加浮糧已奉
世祖章皇帝特允布政司莊應會條陳歷對傳額題予
豁免則蘇松事同一例可以仰邀
天恩前撫臣韓世琦於康熙四年疏請減額未蒙部
議允行臣等條議剴切具題仍未議允臣非不知蘇
松財賦天下軍需所係難以議減叠經請臣條請何

敢再行瀆奏但臣迫切俯籲

皇恩若以臣身在地方三載無法催科未能如額者

因民間尾欠究竟催徵不得原無濟于事者見臣今

所請豁減亦僅指催徵不得之虛數於實入無損於

民困大甦恭逢

聖主在上將起百代之衰不使一夫不獲寧忍兩郡

億萬生靈沉困於故明之弊政乎臣請就今日萬難

足額者而言每年約有民欠本折三十餘萬內荒坍

公占者居其一浮糧難完者居其二若止得荒坍公

占之糧除豁而浮糧不行減除則蘇松賦稅仍舊拖欠今荒坍公占田地除 臣另疏奏請勘豁外其浮糧之難完者亦僅二十餘萬矣即以此二十餘萬將蘇松田地計算如極重科則每畝三斗以至四斗外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一斗科則二斗以外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七升科則二斗以內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五升以下地蕩山塗等則可不議減如是合算蘇松二屬田糧亦折斷減與實欠無徵之數相做在

朝廷減其必不能完之數

洪恩已沛而

國計未敷在百姓覽其原萬難措辦一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治

而正供自力均考成可期全完而承催之所從此亦

紓矣

請減浮糧疏康熙二十年　江蘇巡撫慕天顏

竊惟江南錢糧獨重於天下蘇松則賦獨重於江南

人人所共知也因額重而逋賦難清因積欠而民生

日困又人人所共知也臣於康熙十三年備員布政

使入覲時廷

旨陳言恭具蘇松浮糧萬難完額等事一疏已奉其
中備陳歷代增加賦稅原委及故明仇怨重徵江南
恩賜有例統悉情事叩請酌減久違
御前求察
俞旨時值軍興需餉孔亟今八載不敢續陳伏思我
皇上加恩於江南江南百姓蠲減賑恤屢邀特旨優
渥而江南百姓之感公報效較之往昔亦有大可嘉
尚者溯自康熙元年以前錢糧蘇松民欠每年實有
十分之二三卽康熙十年至十三年難完數已及六分

然而存留錢糧未經裁汰兵餉設法常九世派而經

存留是止算起運之未完不及一分而今存也有仍

有一二分逋欠不等也至康熙十四年以來存留錢

糧盡裁充餉而完額亦至九分以外是向之稍寬於

存留者今則急公並輸矣比之往時考成止運止數

完足十分而有餘矣況登遭水旱之時乎又且官從

加徵士庶捐輸無一不出在耕耘中遭賊與三藩反

叛之後

王師出征軍需取給於江南不下三千餘萬源源不

履此無他赤子之寸誠感我
皇上深恩仰體我
皇上焦勞愼不同心滅賊故不自計其家之有無互
相鼓舞多方典鬻竭蹶輸將耳但存此不及一分之
民欠即日加敲朴斷斷難完者非民之不盡力也吏
非官之不設法也實因糧額過浮法無可設法無可
盡也今四海蕩平車書一統向之盡力以報君恩者
切望九重之滋澤今之寬仁以培國脈者實在萬姓
之休養 臣 荷蒙

崇上使過之仁不加斥逐仍□□叙削用去任之臣

安敢復言民事但念人臣去國蔑不忘

君受恩深重視茲久困民生今垂殂息奄九之日　臣

不避斧鉞再瀆

天聽　臣　非市恩於謝職之日實爲寬息此民所以報

君也　臣　計蘇州賦額平米三百六十六萬有奇　臣　原

疏奏請所減浮糧二十餘萬如上則三斗至四斗外

者每石減一斗中則二斗外者每石減七升下則二

斗以內者每石減五升其一斗以內之科則不減在

國家正課原止減其必不能完之虛數在兩郡萬民
共得紓其萬難措辦之催徵若照江西亦政使兆應
會請瑞袁二屬浮糧減額臣之所請更少也至於民
間情狀臣經屢奏浮糧緣由載臣前疏俱不敢瑣陳
臣不職不能爲
皇上發斯民於樂利惟慶太平有象冀伸此愚忱發
安邦本萬年耳伏乞
皇上矜原俯鑒蘇松小民急公有效積苦宜甦
特賜准臣原疏

部議復行新撫臣核定二案刊刻則例減數目造冊詳

奉旨准行

請蠲緩歷欠疏　　江南巡撫湯斌

三吳賦稅甲天下軍儲供億仰給實多我

皇上智勇天錫命將受鉞淵謀睿算威震海隅而轉輸不匱江南每歲本折五六百萬較他省盈數倍焉我

皇上念財賦重地於軍需匱乏之際猶蠲漕免丁特

徵漕欠除一時並徵之累

詔到之日黃童白叟靡不舉手加額感激而泣以爲

皇上如天之仁軼唐虞而超三代實亘古所未有也

獨是漕糧雖荷

天恩而地丁錢糧自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五年

並徵民力猶恐不支每　臣一出士民環馬首泣訴求

爲陳情者殆無虛日　臣以國課關係重大

諭以未可妄邀曉以大義使各勉力輸將而士民皇

皇哀求不已深而思之使並徵有益於國　臣　何敢妄

小民所請乃於國計無所補益而下民實受苦累 臣 不
爲委陳是爲溺職上負
聖恩矣故敢冒昧爲我
皇上言之 臣 按蘇松等處賦額繁重雖在豐年所入
常不敷所出乃十八十九兩年異常災荒逋欠獨多
今年之尾欠即爲來歲之帶徵下年之未完又爲次
年之並比陳陳相因日以增益小民終歲胼胝不過
畝收石粟欲正供之外兼完積逋勢必不能且錢糧
之在公家雖有起存漕項之分而小民之輸將總一

除編原無差別未完起存錢糧之民即是未完漕項之民今計十八年至二十三年未完地丁並時追呼而二十四年新糧又復起徵矣州縣比較大率十日一限假使每月輪比一年則十日僅三日空閒而七日赴比矣近城附郭猶得稍息其窮鄉僻壤奔走道途羈留公庭欲求盡力農桑不可得已設有司見考成期迫不暇念及民生或一日而並比數年則先因某年之欠而加責之血肉淋漓哀號之聲上干太和所必不至也 臣 仰惟

皇上視民如傷之仁時時告誡有司旣不忍以撫若遺黎受此摧殘又不敢以定限考成為之寬假誠恐民之積欠已多剜補無術惟有剝其皮骨以趨徵比官知遞年壓欠催科計窮亦惟拆一降革以圖挪掩究之官之更代愈速錢糧之頭緒愈亂加以蠹役乘機侵欺小民逃亡相繼國課必至大絀臣愚以為民間止有此力併徵數年其輸納不加多帶徵一年其輸納不加少而分年帶徵則官免提頓考成那新補舊之弊民免累日並比荒廢農桑之苦所全實大也

俯敢冒昧叩懇

皇上推廣帶徵滯欠之德意俯

俞臣請除康熙二十三年錢糧尚未奏銷不敢請緩

將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民欠地丁錢糧俯照滑

項一例於康熙二十四年起分年帶徵以紓民困臣

又念此數年中十八十九兩年水旱疊承地多版荒

人多逃亡今時已五載承連親族者有之遺累鄰戶

者有之所謂有糧無田有戶無人者實實不乏倘蒙

聖恩將此兩年概賜除豁自二十年後分年帶徵務

期全完在民既無逋欠之累在官又無虛懸之額然
後俾以考成之法小民亦各有心既感
皇恩又懍功令誰不踴躍爭先以完正供此實有裨於
將無損國計而江南士庶歌咏
皇仁億萬斯　永永無極矣

請蠲蘇松浮賦疏康熙二十四年　湯斌

臣惟財賦爲
國家根本之計而蘇松尤爲最重之鄉臣以庸碌謬
撫茲土見錢糧歷年拖欠每當奏銷之期多者嘗欠

至五十餘萬最少亦不下三四十萬夙夜孜心懼無
以仰佐
國計恆惴惴不安初疑怠玩繼疑豪强之頑梗乃一
載以來詢問耆碩體察民隱闓當巡行阡陌訪由則
之高下考徵科之多寡然後知蘇松逋賦實由民力
維艱斟酌調劑責在及時敢悉心爲我
皇上陳之蘇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而倚
山傍湖旱澇難均即豐稔之歲所得亦自有限而條
銀漕白正耗以及白糧經費漕贈五米十銀雜項差

孫不可勝計而仰事俯育婚嫁喪葬悉出其中終歲勤動不足免鞭朴之苦故蘇松俗好浮華而獨耕田輸稅之農民艱難實甚兩府與常鎮嘉湖皆壤地相接而賦額輕重懸殊即江浙閩楚並號財賦之鄉區區兩府田不加廣而可當大省百餘州縣之賦民力所以日絀也夫兩府田賦之重固起自明初 臣嘗考洪武年間籍張士誠將民私產號爲官田賦額特重而民田之起科較輕永樂以後漕運愈遠加耗滋多宣德正統間巡撫周忱奏減蘇州租七十餘萬石松

江祖三十餘萬石民困稍蘇至嘉靖初蘇州知府王
儀請行均田之法盡括官民田而裒益之當時稍救
官田之敝但正耗兼配科則繁雜吏易爲奸其後以
耗米作爲正糧又運諸費額外取之於民因事派徵
又如所謂九釐地畝之類日漸加益非復正嘉以前
之舊至啓禎時軍餉孔殷加派日繁民不堪命矣
本朝定鼎田賦悉照萬歷年間則例盡革明末無藝
之徵洊施救民水火近年因時制宜如白糧經費運
軍行月永折加價等項載在全書其官收官兌之法

報稱便民不可更易然亦因而附賦中役繁以耗作正不得已爲此補救之計而民力則已彈也順治初年錢糧起存相半考成之例尚寬後因兵餉急迫起解數多又定十分考成之例一分不完難逃部議以四十餘萬錢糧之州縣至與小縣錢糧不上數千或僅一二萬者一例考成官斯土者雖賢如黃霸魯恭何能自免謫譴夫人千里而來爲吏誰肯以催科無術甘心自棄一存顧惜功名之念則展轉苟且之計必生或以存留而抵起解或以此項而借彼欵或以

新糧而抵舊欠恭罰期迫則以欠作完賠補維艱又以完爲欠偅廹弊竇莫可究詰一經發覺身家俱喪官之更代日勤蠹胥因之作奸頭緒紛淆侵漁任意雖嚴加追比究之欵額空懸惟二十二年適遇歲豐

二十三年荷蒙

聖恩蠲漕故僅有一二縣地丁全完而仍多掛欠又以年外報完未副議叙之例夫人才力不甚相遠豈他省之吏幹濟獨優而蘇松之官催科偏拙良以百姓之脂膏既竭則有司之智勇俱困而前途之功名

絕望則官箴之砥礪難期心已灰矣地方何賴吏治

人才尤可惜也積欠年久惟待赦蠲我

國家宏敷大賚每一

巡蠲蘇松免租多者百萬少者七八十萬是糧額雖

重原非可完之數與其赦免於追呼既窮之後何若

酌減於徵比未加之先使得完肌膚而樂昇平且無

損國家歲入之實數乎蘇松版荒所在都有臣常委

官履畝踏勘非盡石田不可耕也祇因田不抵賦力

難任役一戶逋逃斂家株累小民畏懼不敢承佃倘

黎
聖恩稍賜寬減其孰不踴躍復業數年之後按畝陞
科將見田額漸增
國賦日裕是蠲無益之虛額而收墾田之實課也前
此諸臣屢屢陳請適當軍興旁午餉需告匱之日且
俱言前朝苛政欲復宋元之舊事勢難行今賴
皇上德威遠播海表日出之邦絕域不庭之國莫不
稽首來享奉琛恐後斯正
國家休養蒸黎培植根本之時上年

戀與親巡洞見村落蕭條深軫
聖懷又蠲漕免丁帶徵積欠深仁厚澤淪肌浹髓白
叟黃童感極而泣以為生逢堯舜之
主視民如傷若地方官能以民艱上聞必當大沛恩
膏起三百年之痼疾臣身在地方義無可諉不敢遠
引宋元之說亦不敢比常鎮嘉湖之例惟叩懇我
皇上念民力之已竭察虛額之無益
宸衷獨斷渙發
德音及此纂修簡明全書之時傳集廷議將蘇松錢

糧合盤打算各照科則量減一二分定適中可完之
實數無存過重必欠之虛額再將科則稍加歸併仍
簡易明白便於稽核或將賦額最重州縣另立勸懲
之典不與小縣一例考成使守令知可久任可以
陞遷不至苟且因循事務廢弛庶幾野無不耕之土
戶無不完之租民力裕而吏治清稅賦充而國用足
億萬年太平無疆之休端在是矣臣非不知賦額久
定未便更張但體國經野貴永久而無弊苟有未善
正宜變通況前朝之苛政乎我

皇上神聖立極事事垂法萬世此尤關國計民生之
大者
宸謨遠算總自
睿裁非微臣所能仰贊也
請減蘇松浮糧奏
雍正三年三月十七日管理戸部事務怡親王等謹
奏欽惟我
皇上念切蒼生勤求民隱惜閭閻之疾苦咨稼穡之
艱難賑濟蠲除有加無已賜租減賦動盈數千百萬

德洋溢凡海隅日出之所無不被霑浩蕩仁心實政誠亘古史冊所未有也　臣等伏查蘇松田稅宋時每畝輸賦一斗元時水田不過五升明太祖因蘇民爲張士誠固守不降盡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爲官田按私租簿爲稅額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蘇州一府秋糧至二百七十四萬六千餘石其民田仍照元時之額歲輸僅十五萬石餘皆徵之官田松江官田畧少秋糧亦至一百三十餘萬石計蘇州田地山蕩灘漊等共九萬九千九百餘頃松江田地

等四萬八百餘頃以宋時均稅一斗今算蘇州正額秖應一百四十萬餘石乃加增二百六十四萬餘石幾二倍於原額矣至宣德時以蘇松官田租額太重遞減二分三分蘇松二府減七十餘萬石巡撫周忱定均耗之法以官田稅額攤派民田每畝稅額少者一斗九升多者三斗六七升不等其後以二府額糧太多地產米石不敷始於平米內改徵條折此地丁等項折銀所由始也嘉靖時增江浙賦稅百二十萬蘇松又在加增之內嗣後東南被倭又有額外提編

之加萬歷時又每畝加增[illegible]是後於九厘外再加三厘自宣德遞減之後嘉靖萬歷時復遞增浮額三十餘萬于是二府之民終明之世困於重賦我

朝孚定海內悉除前明苛政各省賦稅凡嘉[illegible]以後加增者槩行蠲免

洪恩浩蕩萬民樂業惟蘇松二府明代屢增之額因未經詳晰奏請至今仍舊伏查蘇州府條折兵餉徭里人丁匠班隨漕經費等項歲徵銀一百六十二萬六千九百兩零松江府條折兵餉徭里人丁匠班隨

沉經費等項歲徵銀八十三萬三千五百三十兩零
蘇州府正耗漕白等項歲徵米九十七萬五千二百
三十石零松江府正耗漕白等項歲徵米四十一萬
八千五百八十石零其歲徵額米歷年以來民間輸
納完者居多且
天庾正供兵食攸關無庸請減惟額徵地丁銀項每
至次年奏銷之期蘇州一府民欠必至三十餘萬兩
松江一府民欠必至十五六萬兩積累數年動至三
四百萬幸遇

聖朝特施曠典蠲免宿逋至數百萬而數年之內糧
戶日受追比之苦地方官亦因承追而罷去者多矣
此雖有額徵之名而無徵收之實也我
皇上心周蔀屋洞照萬里雍正二年江西南昌府屬
明初加增浮糧已蒙
恩旨酌減寬免今蘇松浮糧事同一體但從來加浮
之額為數太多
國家經費浩繁理難照減查蘇州地丁銀一百二十
九萬五千餘兩松江地丁銀六十七萬四千餘兩或

應酌減幾分臣等不敢擅擬伏候
皇上欽定此實出自
聖主曠代特恩非蘇松二府臣民所敢冀望倘蒙
俞允伏祈
勅下江南督撫布政司將所減銀兩作何分減之處
秉公均派無少偏枯則二府十二州縣百萬黎元之
子子孫孫咸永戴高天厚地於千萬世矣臣等謹將
蘇松二府每年實徵地丁等項銀兩數目漕白等項
米石數目并自康熙五十七年至雍正元年民欠地

丁錢糧數目開單呈

覽爲此謹奏請

旨

減額蠲荒議畧　康熙十一年　江蘇布政司　慕天顏

爲地方之敝壞日甚等事奉憲行開准吏部咨開通查所屬地方從無陞任之官因何事故悉心確察作何調劑不致枉棄人材緣由到司本司遵奉憲檄採集屬郡之議直陳其重大切要者二端一則曰錢糧額重征輸難完夫江南財賦甲於天下而蘇松二府

尤甚焉計其額糧不惟較他省輕重懸殊即較接壤之常鎮亦已倍而有餘考其由來明初以張士誠竊踞蘇州怒地方之附逆抗順遂取民間租籍照額定課故常鎮之田每畝科平米一斗五六升下至八升九升不等蘇松獨有浮糧重額在明朝雖已屢減猶每畝至二斗七八升至三斗一升二斗五升二斗三升下則之田亦科一斗九升夫收租不能倍於他處之產而輸課獨多於他處之額歲豐則穀賤傷農入不敷出一畝之租未能完一畝之賦歲凶則顆粒無

收追比不應一畝之糧反增數畝之費富者貧貧者逃亡小民骨血無存有司智勇俱困付之無可如何且額徵之課奉撥緊餉完解稍遲即應譴責席不暇暖已造交盤故削職者追無虛歲而逋賦者終成逝波今通計蘇松二府自元年起至九年止按民欠未完存錢糧凡十二萬有奇司府之催解已筆禿而唇焦州縣之敲追至血飛而肉爛官徒削籍餉竟虛懸此實因賦重以致傲壞而枉棄人材也一則曰坍荒田地缺額無補夫三吳州縣有地處極高週旱則無

亦可謂者有地處極低迴瀦則與河漾沒者如此磽瘠之區全籍雨暘時若庶幾可望薄收否則終歲勤動無顆粒之登然而 皇恩猶可拯援良吏猶能補救若板荒坍江坍海公占田地未經請豁累民包賠其苦實甚焉沿江沿海州縣如太倉嘉定常熟上海處怒潮衝擊沃壤立付洪流沙土傾頹片刻能消數頃始也坍去猶少攤賠已屬難支繼而日削月深逋賦漸多逃絕無田無主縣官向誰征索其不束手掛愆豈可得乎至板荒之田大抵在高燥之區佃戶

拋逃業主故絕相沿數十載一望不毛即使廣爲招募給以牛種土堅如石葦根盤結難於犂鋤況地絕水源栽種之後仍無灌溉斷難開墾陞科者此坍荒之害額糧何從措辦此外則又有公占之處公占者馬路橋梁烽墩土堡營房等類是也太倉常熟崑山嘉定上海等州縣俱有公占田畝及長洲丹陽武進無錫逼近官塘去處又有馬路荒田
國家爲封疆之計立堡設墩修築馬路無非保護斯民但沿海各省遷截界外田糧例俱蠲豁此雖非遷

截者比然地已爲

朝廷公用貧民且悲失業豈堪又苦賠糧不知當日有司何不申請豁除痼害一至於此今通計蘇松常鎮坍江坍海板荒公占荒田未完各年錢糧不下數十萬在有司即入面長材未有不力竭計窮蒙覺削職實爲此荒缺以致地方做[illegible]而枉棄人才也夫額賦之繁者如此荒糧之逋缺如此而明季時州縣有司完及八分者即得報最故譴罰有陞任之官即我

朝功令綦嚴徵解錢糧必期十分完足而

世祖章皇帝時未完不及一分者亦予免議今則未完
一分以下者州縣罰俸一年司府罰俸半年俱停陞
轉矣各州縣額徵起存地丁雖多寡不等分釐俱關
考成即使賦非重額田無荒廢而巨萬金錢豈能零
星尾欠槩以嚴法繩之惟有坐受叅處然就州縣而
言之猶或有勉完及額者至於知府管轄各屬此縣
即已報完彼縣又或掛欠此項倘或無欠他項又仍
未完參差不齊勢所必有而統計其管轄應完之數
欠分釐即列住俸之條似非鼓舞激勸之道如蒙

松常鎮四府無一歲能全完無一歲不叅罰者矣藩司統轄歲額三百五十餘萬蘇松等處四郡錢糧最繁鎮或完而常不完常鎮或完而蘇松不完總計歲額即使竭歷督催或不欠至二分之多亦止能完及九分以外若概以他省錢糧易完之藩司一例叅考自不免于名叅罰矣爲今日計請憲臺特賜具題亟爲調救之方以垂永久之利蘇松二郡額賦量爲酌減即不能如他省之輕亦得照常鎮科則一體分別徵輸則民力稍寬一分國課總收實效而民困可

矣坍海坍江被荒公占田地見在遴員詣各屬州縣逐一踏勘造冊呈憲達部請豁除賦糧其被田荒地有尚堪招募開墾者力能設法勸輸墾種許以五年後陞科有司仍准紀錄則虛糧既豁欵項亦減無包賠掛欠之憂矣其考成則例卽不致過望寬息請照

世祖章皇帝舊例未完不及一分者准予免議則司府多方督徵長吏安心比解如是而地方之官猶不能竪頓精神以樹尺寸之效者此貪鈍不肖之才又何有枉棄之嗟也

覆詳節畧　　　　慕天顏

看得蘇松兩郡土田在禹貢昔稱下下賦額原非浩繁自唐天寶而後東南賦額始增然亦不至重累繼此以降蘇州府糧額宋寶祐年間苗米二十八萬八千六百石增至三十萬三千三百八十石松江府糧額宋景定間苗米加徵一十五萬八千二百石并紹熙間舊額共二十七萬五百一十六石元延祐中蘇州額賦夏稅絲二萬二千四百斤秋糧八十八萬二千一百石輕賫鈔二千二百錠松江府夏秋二稅六

十五萬三千九百餘石又加九萬一千九百餘石共七十四萬五千餘石此宋元二朝之往額載在志籍者也明洪武初定天下賦稅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蘆地每畝五合三勺四抄草塌地每畝三合一勺沒官田每畝二升惟蘇州因張士誠久抗不下怒地方之附逆乃取諸豪族租簿俾有司加稅故蘇州特重而松江嘉湖次之至十四年泰命戶部減其額凡一畝科七斗五斗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

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其以下仍舊建文二年詔減江浙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之頑民豈可為定則以重困一方民悉與減免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永樂間仍復洪武舊制宣德五年又勅諭減租每田一畝舊額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令嘉湖蘇松等府官田準民田起科每畝秋糧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七升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升一斗至

二斗者減作一斗從巡撫侍郎周忱之言也按周文
襄本傳稱是時蘇州額糧二百九十餘萬石民不堪
命流亡日多遂逋額七百九十一萬餘石忱乃與知
府況鍾曲算奏減八十餘萬而王鏊猶稱民間重額
今未盡除凡此沿革舊額蘇松志從信錄紀載甚詳
也自後田賦相沿宏治以迨萬歷年間雖曾丈量復
定賦稅大約有增無損民困日深則是蘇松浮糧固
文襄雖已奏減而困累尙多寧不有待於我
皇上堯舜之再生宏施浩蕩者乎今按

本朝賦役全書蘇州實在田地九萬五千一十九頃二十八畝零不等斗則共科實熟平米二百四十五萬八千八百五十六石零派徵本色米豆一百五萬八千三百五石零稅徭折色銀一百一十七萬四千一百三十一兩零松江府田地四萬一千二百三十四頃八十畝零不等斗則共科平米一百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二石零派徵本色米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二十一石零照宋多增七倍照元多增三倍二郡民生積困三百餘年未有不髓竭血枯驅至不可

救藥者然明時地方之官猶能保全歷任蓋因完糧至七八分即注上考巡撫朱大器曾有完及八分官得陞遷之疏是民間尚有可緩之二分稍得存活今則考成廹切功令森嚴有司即八面長材無不束手坐困而苟全功名之念一時催提緊急勢必那移補墊一年奏考或完通任之逋缺愈甚上年之額課或了今歲之新賦又虧且前官以逋欠而鐫職後官接任復將新徵之銀代前官墊解以致本任交代遞墊遞缺牽混不清被叅聽勘莫不顛連困苦本司忝任

茶濮之總若不痛切力陳有負

朝廷任吏之意輙有所不敢而亦何以仁[illegible]也今遵

憲檄查順治十八年

上諭已於坊刻治平畧內江西布政司[illegible]廷疏中恭

述又崑山紳士向刻蘇松浮糧義考內亦載此條今

具備呈齊姑蘇志從信錄及前撫韓於康熙四年間

請豁浮糧疏稿並陳憲[illegible]其江西南昌袁瑞三府減

豁浮糧緣由一一載治平畧內又松江紳者備錄便覽

一併呈閱伏祈慈察詳加採擇稽宋元之舊額則知

蘇州田賦原未倍於他省之科徵近訪江西之浮除
始知往代浮糧久已邀
恩例之憫鑒况
天語痛革從前仇怨一方徵收甚重之苦正蘇松二
郡得解倒懸之時若蒙特疏具題斟酌於宋元明之
間或照他省一例起科或即照常鎮一體定則將民
困少甦國課無缺本固邦寧之計億萬年澤被無疆
而地方有司展布大猷不終枉棄又其後焉者也至
於各屬坍荒坍缺及占田地查太倉州荒占田六十

六頃八十五畝零嘉定縣稱坍荒田一百九頃一
十四畝零於徽情之眾等事案內覈勘長洲縣拋荒
田二百六十六頃九十六畝零於坍荒案
有板斷等事案內覈勘常熟縣荒田五百七十三頃
九十畝零於查勘荒田事各案勘報蘇松屬之華亭縣
板荒田一百一十八頃三十九畝零婁縣板荒田蕩
一百八十一頃二畝上海縣板荒田五十六頃四十
九畝零青浦縣板荒田四百四頃四十畝零俱於板
荒爲累等事案內查勘常屬之宜興縣板荒田三萬

二百七十九畝零於安徽積尾等事案內查勘鎮屬
之金壇縣積荒田七萬五千八百六十五畝零於欽
奉上諭事案內題豁又徐州板荒田四千七百二十
五頃一十七畝八分八釐蒙總漕部院師具題在案
此外尚有崑山丹陽等縣俱有板荒公占田畝俟候
藂查造冊申報夫此冊板荒田又不特浮糧之累蓋
彼尚有田可種歲收薄歛不足完公此則併無地可
耕興𦔳賠𦔳纍堪倍累至公占田土皆係順治年間
爲

上奏命陶澍汝安置督府卓異錄各州縣府添建地已
公用紳士寄居俱感德恩並聘助察

興築要江石塘申文 嘉靖四十二年 明 胡士容

長洲縣爲興築石塘事知縣胡士容竊照得二縣同
爲澤國而長洲益復低窪所恃爲障水當水者獨有
石築塘蔣一節耳其在鄉滕等鄉民日築外夯得要
門外之東接崑山齊門外之北接常熟齊門外之區
扼吳江此又當湖水之衝而爲水陸通途尤其最緊
者也然要江塘較之婁齊又自不同地如釜底東通

大海南達沙湖北接陽城巴城諸湖名曰至和塘實吳江故道為東南諸水入海之尾閭又係軍民二運糧艘出入上司飛遞公文商賈往來絡繹必繇之要道修築更宜先耳乃每每修築不過編籬為捷插木為樁所以一遇霪潦洪水泛漲風浪衝決灌田沒路徒費徒勞其何濟乎職益反覆躊躕以為此非若常堤之石砌決不可耳已經督同水利主簿張稜臨塘勘其自婁門外下綵蓮涇起至崑山界止其長六千六百四十五丈一尺內除前任知縣韓原善詳文官

銀築過陡涇灞西張涇司患淤八灘一百八丈共求築
六千五百四十丈一尺今用青石每一丈計一層價
三錢七分八厘四毫該銀一兩五錢一分二厘每丈
桩木大小十根不等價三錢七分每丈用灰三十七
斤八兩該銀三分石匠鏨鑿做光築砌扛樁每丈工
食銀四錢一分斷樁削尖每丈工食銀八厘計一丈
共銀二兩三錢三分總計該銀一萬五千二百三十
八兩四錢三分三厘又夾水內塘八百八十丈三尺
議用黃沙亂石築砌每丈料工銀一兩二分計該銀

八百九十七兩九錢六厘又查東西龍渡蔡亭涇底
家涇等處水勢極深應添大塊石一層共用石一百
三十丈每丈價銀四錢二分算該銀五十四兩六錢
及查坍壞朱涇惠濟周涇新橋四座共估料工銀三
十六兩三錢四分四項通共該銀一萬六千二百五
十七兩二錢七分九厘查得本縣四十一二兩年分
原編導河夫銀六百兩并查東庫現貯各院道府項
下久官遺白鏹易滋賊失風無主無礙銀九百六十
六兩七錢四分六厘五毫係及本縣項下贓罰人犯

□閘已收者估將支用銀若干除少銀兩該道再
行院議處申請濟用庶省水障水有備無患而涉
閘門用少有所變不但便民之涉而已矣

石塘工完申文 萬曆四十三年 胡士容

長洲縣爲興築石塘事奉本府帖文蒙蘇松兵備道
許志學蒲家撫按濟驗四院申詳築造塘工緣由前
事仰府官吏仰查築造婁門官塘工式所估料價是
否實數所議動導河夫銀及見貯各院道府各項官
銀中間恐有不應動支設或已取作何抵補共估用

工料係少之數作何設處一一酌議妥當申報等因
備悉飭行縣令該本縣知縣胡士容看得塘工浩大撥
捐節經費僅得十分之一當此公私交困與是鉅萬之
數又不得不多方設處蓋既圖興利藉於斯民自不
敢恤一身之勞瘁原詳各院道入官等項錢糧切思
湮塘之邦宜備不虞仍聽時庫不動支外先將塘河
大翼與嶽所捐俸薪時錢共銀八百六十一兩給發
外計長亭沖緊要選擇誠謹耆民鄉旅鄭大淳余樂
等董修於四十二年二月十九日一面興築一面

諭閩郡士民義助有濟神光達大學士申時行等舉人徐洌等監生翁正學等生員盧陸等本縣縣丞汪其俊等商民汪芳張邦龍等一倡百從共捐助銀三千六百八十四兩九錢七分零民鄉雍許策又率石等瀨捐己資共助築過青石塘一千七百九十四丈五尺監生傾緒徐等助築過青石塘六十丈五尺生員傾維楨等助築過青石塘八十九丈及蒙撫按兩院并本縣詳劄李廷言等築過青石塘七百二十二丈備一座又蒙院道府詳允發下變易道緩贓貨銀

二千兩監生王騰守銀一千五百一十兩五錢八分
本縣項下罰追胡試等銀一千二百四十三兩三分
三厘通共銀九千二百九十九兩五錢八分三釐又
該職親詣塘所備細覆估其青石外塘原估照其山
東例今每丈減去工料銀三錢三分實該銀二兩共
給發銀七千七百四十八兩一錢七分築完青石外
塘三千八百七十四丈　尺又給發銀八百三十二
兩六錢九分七釐共築完黃石內塘二百十七丈八
修造未若湯濟周鑒新程四廠湯浦瀝陸市司

馬吳涇等橋六座洩水子橋二十六條并東西龍漊
戚家涇等處水勢極深處所增大石木料等項于本
年二月二十八日完工訖所有耆民容戶石工等領
狀包固甘結在卷申報外又用過興工破土祭禮等
項銀三兩六錢七分監立界址石牌城磚砌灰樁木
等項工料銀一十一兩三錢三分俱有案卷又查得
塘工大事尤宜愼始圖終日夜不無坍塌所宜預爲
防備今查除完訖存銀七百三兩七錢一分六厘內
摠會同吳縣吳江見行修築寶帶橋工二百兩外相

應於內動支銀三百兩委端謹者領擇買膏腴常稔田若干佃管種另立印簿歲收花利積貯專抵修塘之用日後設或衝決務令估勘明確動支修築不得別項挪放以滋浸沒伏候詳允一併勒石餘銀二百三兩七錢一分六厘聽抵刊刻碑石與夫刷印書冊及備木扁花紅給賞塘工事內劾勞人員役等項另文申報

新修塘議田申文萬歷四十三年　　胡士容

長洲縣爲勘築石塘事案奉各院道批詳前事該知

將士客將并工省存銀七百[illegible]兩七錢一分六厘
內除聽修鑽幫捐二百兩又賠物押解紛紛等項銀
二百三兩七錢一分六厘計逾動支銀三百兩喚令
原委督工誠謹殷實耆民鄧蘇鄭大淳仿楳各項銀
一百兩選買沃腴常稔圍字等坪上則田共計一百
五十畝每歲收租除辦稅糧外每五十畝應收納租
米三十五石計準銀一十七兩五錢但官田與民田
不同官佃與民佃少異宜照民田稍示寬恤每五十
畝再減租銀二兩五錢止令納租銀一十五兩計一

有五十畝其應取租銀四十五兩豐年不增凶年不減歲以爲常無容更變庶幾樂佃樂輸而民無逋歲官有實用矣再照義田一節田既爲之官田租亦爲之官租其非民間所得侵逋明矣所慮者官府之挪借挪借之乾沒耳抑或度支不足遂旁及別門而廣用經濟視爲故事每見利弊移人卽賢者不免是不可不圖永久繁也蓋職向者區區之意自要江塘之外而欲南築對塘以接松陵北築齊塘以接海虞而獨以民窮財盡大工不可一時並舉故立築此門上

五里即復以餘銀置田歲積錢四十五緡餘備十些
度十年便足為葺塘之用度二三十年便足為齊塘
之用後有賢者家視其事可不必借力於民矣若
夫今日之塘亦既堅厚且十年之內自有匠工包修
其認狀具在而何所用官帑為仰用之或取之一二
年足矣豈必歲歲而用之政惟歲歲不用則租可貯
而息亦滋　長豈非賢智者他日之事乎哉伏望檄下
本縣遵令勒石仍立為冊　自今伊始田畝分坪開註
於前租數逐年登記於後凡出納之數一一必書其

非塘工以內一毫不許動支每遇歲終驗數貯入併
送查盤銀及百兩以上即仍令買田歲收花利如初
倘有奸胥冒破及指稱動支塘外別用或虛立修塘
名色付取稱為公費必吏引侵欺之律官嚴盤纂之
係庶田租水利還相為濟而臺憲法永施不窮職
今日之任勞任怨任謗或可諒於數十世之後也今
將田畝圩號坵段及佃戶姓名一併開報擬合申詳

至和塘考　宋　沈括

至和塘自崑山縣達於婁門凡七十里自古皆積水

無陸途民病涉久欲爲長隄以衛 然必求土於兩中
有畝計就水中以苙除爲溝 掘兩側去三尺去溝
六丈又爲一溝 亦如此滙水小於泥皆遂條中候乾
則以水車戽去兩溝間蓄水溝間六丈皆削平以爲
隄脚掘其半爲渠取土以爲隄每三四里則爲一橋
以通南北之水不日隄成並分爲利

賑荒減則原詳本府申文 乾隆元年九月廿四日 張若㵢

元和縣爲援例詳 題改則事竊惟則壤成賦原
因地土之腴瘠定科則之重輕茲查甲邑分管

田地全書開載版荒田地山蕩捌拾玖頃玖拾玖畝有零向已另編科則並徵蕪折不辦漕糧但每畝額徵重者有至壹錢伍釐分不等卑職因公下鄉留心察看或草根蟠結泥石如骨或水灘窪地非澇即淹一切禾稻雜糧皆不可以種植閒有生長柴草抵辦折銀什不償一是以卑縣應徵荒銀壹千壹百叁拾餘兩歷來逋欠一遇催追小民惟以賠糧哀懇誠爲可憫卑職已於抽仿查報案內附達　　　憲聽亦在卑职

所轄貳拾柒都內低窪民田湖田蕩灘捌
拾畝零原係版荒應照一七年清丈改作溝田
然地實低窪歷年積水豐年不登現今水淹並
無生植似應仍改荒則一併減徵正在逐一查
勘核明版荒原案造冊詳報間接奉　憲臺轉
奉　藩憲札開照得皖浙兩縣坍荒山蕩現奉
特恩諭令地方有司當欽遵速辦務使實在賠糧者
早除積累可以辦納者酌量定則坍者係濱臨
何湖何江某歷年冲刷實在並無形跡荒者又

因何緣由現在出產何項每畝每年可以辦銀若干應將某則照減某則應令印官詳細確勘給圖造冊取具印結速詳該府應須嚴加稽察毋任遺漏荒坍轉將熟田混冒等因到府轉諭

下縣仰見

聖明竭求保赤　各憲念切民依卑職忝居民牧敢不逐一遴辦理除坍沒公占等項田地核冊查勘歸入案另报外伏查小邑前項荒田不植五穀止生柴草計每畝原額徵銀壹錢陸分至柒

分陸釐零不等應請照荒地科則每畝徵折銀陸分玖釐伍毫其厫荒蕩畝不堪種植准長游草計每畝原額徵銀自肆分柒釐零至貳分壹釐零不等應請照荒山科則每畝徵折銀壹分伍釐伍毫零用致分晰區畫田蕩坍照臨新兩

邑裁減浮糧

恩例造具細冊呈懇轉請具 題倘得仰邀

曠典則闔邑黎民咸沾 憲德於無旣矣

奉憲協驗核題節畧 張若巇

元邑分管田地全書開載有版荒田地山蕩八十九頃九十九畝有零地土瘠磽不能種植五穀是以丈列額外另編科則止征荒折不辦漕糧每畝額征重者至一錢五六分不等額征荒銀一千一百三十餘兩歷來逋欠再二十七都南五圖內有漕則田蕩五頃八十畝零原係版荒於康熙十七年清丈之時改作漕田然地實低瘠歷年水淹並無生植乾隆元年欽奉

諭裁減崑新兩邑浮糧遂於九月援例一并詳請將

前項荒田照荒地科則每畝徵折銀六分九厘五毫共減荒蕩畝照荒山科則每畝徵折銀一分五厘五毫零奉　院　司批飭總局協驗得首區共估田蕩七頃七十八畝四分九厘三毫另案前蒋樹又則賦相當田蕩二十二頃三畝五分四厘五毫毋庸請減外實荒田蕩六十頃一十七畝八分　厘五毫南五圖下低田蕩二頃一十三畝四分一厘五毫概係磽瘠不毛水灘窪地援照荒地荒山並減業經造冊核詳

婁江水利考　沈德潛

禹貢震澤厎定由於三江既入三江之名班固桑欽郭璞諸人論說不一而張守節史記正義則曰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松江（後名吳松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名東江一江東北下二百餘里入海名婁江唐仲初之說亦然蔡氏註尚書宗之其說是也後白蜆湖一帶比小漕六涇及通海諸港日就淤狹而東江之身遂湮惟澱湖之流北注吳淞從婁之劉家港入海安亭十月

藝文

弔闔閭賦　明　王鏊

昔闔閭之霸吳兮卒託體乎茲邱慨往蹟之日湮兮曾不可乎復求岑巒紛紛環合兮浮屠嶪峩嵂以相繆叫怒而剖之拆裂兮劍池濟淪而深黑俯莫測其所窮兮仰不見乎白日兩崖嶔崎而闔闢兮又巉巖而斗絕信天造之險巇兮為神怪之窟穴將舉首而闖其淺深兮先魂驚而慘栗彼吕政之雄畧兮力驅石

而填海將破山而求之兮蔑不知其所在宜元之之
不借兮訓往牒之我紿歲正德之協洽兮飯池忽焉
其枯涸何昔日之渝淪兮今山徑之巉嶃伊水旱之
常數兮非予心之所度石窊窬而凹嶔兮類巖門之
巖骰試徙造乎其間兮將嶄首而旋趾始汎洳以忽
明兮竦欲退而不可儼姿態之可捫兮森怪石之欲
墮豈漾滎之將滅兮若有俟乎王果吳吳王之物化
兮求勞瘁之不見想頊池之既塵兮何有玉鳧與金
雁彼衆邪與荷諸兮疑此語之為幻何千年之神閟

兮忽一舒而呈露也旋斂然而復潛兮若神物之呵護也前蔑山之强項兮後脅稀之妖姬御南山其猶有隙兮古多藏之為害獨斂斂兮以保余兮因茲居而無憾

虎邱劍池贊　　宋　張　栻

深乎淵停其靜養也卓乎壁立其自守也歷四時而無虧其有常也上汲而不窮其用不膠也其有似於君子之德予吾以是徘徊而不能去也

上呂相書　　宋　范仲淹

姑蘇西郊諸水皆瀦而爲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浚入于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横没諸邑雖北壓楊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復爲沴焉人必薦饑可不經畫今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于松江又使東北入于楊子江與海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爲物蓄而洩之何爲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爲而不利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某謂不然

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耳豈獨不下于此耶江流若高則必滔滔旁來豈復姑蘇之有乎矧今閘啟之處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某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而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于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舉豈人力之可支某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扃之以禦來潮沙不能壅也俟春理其閘外江減數倍矣旱歲亦扃之駐水溉田可救熯涸之災澇歲則啟之可疏積水之患或

謂開畝之役重勞民力某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沴之後必有奇疫乘其羸憊十不救一謂之天災實由飢耳如能使民以時導達潴蓄保其稼穡俾百姓之不飢而死曷爲其勞哉民勤而生不猶愈于惰而死乎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某謂不然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官司之糴又不下數百萬斛去秋蠲放者三十萬官司之糴無復有焉如豐稔之歲春役萬人日食三升一月而費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日以五升召民爲役因

而賑濟一月而擺用米萬五千石耳並此之出較彼
之人洗爲數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沙洲荒川
而無益也某謂不然矣中之田非水不植滅之使淺
可以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爲功也世開五河洩
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猶有二三未
能播種復請增埋數道以分其流使不停滯縱遇大
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矣又松江一出號曰盤
父老傳云出水尤利如總數道而開之災必大減
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矣畝澮之事職在郡縣不

時開海刺史縣令之職也然今之世有所興作横議先至非朝廷上之則無功而有毀寸土之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浙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爲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也

三學上陸冢宰書　　明　文徵明

比承榮膺簡注進秉鈞衡邸報播聞海外内莫不鼓舞稱忭况鄉里後生與有光寵者乎恭惟明公宏

朝聖德盛世珪璋特達光明大雅愷悌出入將相聲望偉然天下之人所爲望霖雨於明公者非一日矣今茲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以佐天子出令而迎斯世於雍熙間明公分內事也渠等猥賤脫不克展賀私方與四方人士共睹盛德以爲天下斯文之慶豈敢意外干犯輒有陳請而事機可乘勢有不容已者亦恃雅度汪濊不深譴責故卒言之竊惟國家入仕之階惟有學校一途而當時法式章程咸出我太祖高皇帝親定最爲詳密而累朝列聖不無少有更張

誠以聖化優游泳涵滋久人材蝟與其勢有不得不更者故隨時消息而行者不以為敝論者不以為非蓋自洪武二十五年重定歲貢額數郡學歲貢二人州學再歲三人縣學歲一人當時人材尚少儒學生徒往往不充原增正數除鄉試中式之外其餘在學者不過五六年升貢者不出三十歲故其人皆精力有餘入仕可用而其功名政業往往叅於正癸之列無少軒輊也自永樂元年正統二年景泰元年三次開科各處解送舉人不拘額數遂有頓增至二百名

者一時鬨學人衆乃量減貢額然中間或行或否皆視解額消損厥後解額旣定而貢額竟不能復坐是學校淹滯遂有垂白不得入仕者於是胡忠安公在禮部思以通融振淹建行附十選仕之例而士子稍復自拔歷五十餘年人材又多學校又大淹滯太原周公在禮部乃舉復洪武二十五年之例然僅僅五年而止遡遊至於今日開國百有五十餘年承平日久人材日多生徒日盛學校廪增正額之外所謂附學者不啻數倍此皆選自有司非通經能文者不與

雖有一二倖進然亦鮮矣畧以吾蘇一郡八州縣言之大約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貢不及二十鄉試所舉不及三十以千五百人之衆歷三年之久合科貢兩途而所拔才五十人夫以往時人才鮮少隘額舉之而有餘顧寬其額祖宗之意誠不欲以此塞進賢之路也及今人材衆多寛額之而不足而又隘焉幾何而不至於沉滯也故有食廩三十年不得充貢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補者其人豈皆庸劣駑下不堪教養者哉顧使白首青衫羈窮潦倒退無營業進靡階

椸老死牖下志業兩負豈不惑可痛念哉比聞侍從
文章論列而當道者竟格不行豈非以不材昔或得
緣此倖進而亟於變例乎殊不知此例自晁祖宗傳
例而拔十得五亦古人有所不廢豈可以一人之故
併餘人而棄之或謂四十之例若行則不勝求仕者
之多將遂無所位置此又何足病哉今但杜其願受
教職之若限以依親之例程其入監之期一時士子
幸而解其學校之若稍紓目前之急莫不甘心自引
豈皆以得𢇁爲榮哉不然即有所授亦不至大妨天

下之賢即如近時上馬入粟者皆得比於充貢之例
循資歷歲亦皆有所升授此其人固有能自立者然
而倖進者不爲不少朝廷所得於彼者幾何遂使紈
袴之子得以奪賢俊之路有識者嘗疾首痛心於此
矣明公猶起學校爲身賢科操古人之心負天下之
望門歷面知身更而信能不有慨於心今當可爲之
時在得爲之地能不惜一舉手振袂之勞則其亦無
不濟者若四十之例事大體重不敢覬覦而或可二
人則是洪武舊制又經近歲舉行伏望留意檢察或

閩人建言舉行或乘大霈條下使士子得沾潤澂之恩而仕各無鉛筆之嘆則豈特區區鄉里與有榮澤實天下斯文之幸也昔宋富鄭公當國而同學友晏希元魏升平猶滯場屋公不欲私於二人乃建一舉三十年推恩之例當時以為盛事後世以為美談近時胡忠安公四十强仕之舉太原周公一歲二貢之例或謂皆有所為而行蓋皆不私於一人而必推之天下也二公一代名臣世之論者曾不以此少公而更以為美誠以其能公天下之心而行也若明公今

日之學則又以天下之心行天下之事初無二公之爲則其所成浙益又當出於其上不特二公而止也伏惟爲意處分天下幸甚斯文幸甚

上王侍御書　　　　趙同魯

竊念國家賦稅莫重於東南東南列郡吾蘇爲最然自成化辛丑大殺之後二三年來雖獲小康迄今傷者未起病者未復室家子女壞者未盡葬賣者未盡贖譬猶病後之人僅存喘息肌肉未充元氣猶弱未可遽閙無疾而不加以樽節愛養也原其昔之釀成

此患皆由當時有司奏災後時所致也奈何今年自
夏徂秋亢陽為虐田疇龜折除有水車戽可救外其
田傍山高阜人力不及禾苗稿死者損其三之一秋
成失望誠為可憂閣下令已先時奏聞災民幸甚近
蒙欽勑主事陳大人來蘇盤究稅糧餘米易銀解京
賑濟闔浹飢民此誠出皇上之淵衷國家之急務不
容已者古者列國尚相賙卹假貸乎無有捌今天下
一統天下之民皆我皇上之赤子皆吾民之同胞其
可不賙卹乎然有一說焉以吾蘇生齒繁夥若此所

存稅糧不過四十萬石即今荒旱之兆已著其可不預備賑濟之計乎必也足乎此而後及乎彼可也若儲數以奉承之則吳民何所仰乎使東南之力本既盡則何以給公上之賦稅充朝廷之儲畤乎抑以天下形勢言之則畿內者腹心也關陜者四肢也今四肢有疾而欲剜腹心之肉以補之其患將有不可勝言者豈特救弊成瘼而已哉此愚所以懷漆室之憂也閣下誠能聽納愚言與之商確處置如有所協即條陳以聞務使彼此兼濟遐邇均安以銷患于未萌

則民雖至愚誰不感閣下之恩德于無窮而閣下之名位祿壽方興未艾其有旣乎

又上李侍御書　　　　趙同聲

吾蘇今年春三月不雨自四月以終五月霪雨連綿洪水泛濫田疇浸沒殆盡人苦墊溺無算以長洲一縣計之僅存者十無二三其閒插蒔未周已薦而金口者又汎半焉况皆重則之田窮赤之產男女力東斥旦夜築隄防東坍西倒則疲於奔命飢腸欲絕足對成血先是旣重困於開河之役矣今復罹此愁嘆

載途如不欲生者何莫懲成化辛丑之弊故也其賑
有司勘災怨於奉上緩於邮民此等之田目力所不
睹足跡所不及望闕報數以荒爲熟催科之際急若
束濕血肉淋漓於道路死殣枕藉於原野是時常進
言於巡撫大人今冢宰王公矣伏蒙閑納深加奬與
停免折粮官銀之半計數萬兩布足稱是然亦未能
甦其一二死亡者萬計此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今
被災之田已沐奏聞矣踏勘之際伏望委任清正官
員沿圻履畝務存矜邮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深

愆一分則民受無窮之患倘下何惜而不救其垂絕之命乎且賦役者朝廷之財用吾民者皇上之赤子赤子爲國家之元氣財用直其肌肉耳與其惜肌肉孰若保元氣之爲要乎此聖人治未病之意也夫獸窮則攫鳥窮則啄人窮爲盜固其所也即今盜賊充斥已非履霜之漸後必甚焉此堅冰之必致者也不然飢餓之民來歲將何力本以事耕種而待秋成乎今欲革而正之果何術哉必也卹其飢寒救其疾苦以革其心嚴緝里保伍之任以塞其源校巡捕禁柵

之制以絕其流庶乎斯患之可消弭矣

虎邱山序　　晉　顧野王

夫少室作鎭以峻極而標奇太華神掌以削成而稱貴若茲山者高不抗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棘林秀壁數尋被蘭杜於苔蘚椿枝十仞排藤葛與懸蘿曲澗潺湲修篁蔭映路若絕而復通石將頽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若乃九功六義之興依永和聲之製志由興作情以詞宣形言諧於韶夏成文暢于鍾律由來尚矣未有登高能賦而錫斐

朧之章入谷忽歸而忽鏘鏗之音故總轡齊鑣蒞雕乘於山下雲合霧集爭狀類於林泉于時風清邃谷景淑修禊蘭佩排紈劇縱可索林花翻洲乍飄颻于蘭皐山鳥嚶嚶時弄聲于喬木班草班荊坐磐石之上濯纓濯足就滄浪之水傾綠蟻而酌旨酒剪綠葉而賦新詩肅爾若與三徑齊蹤翛然似共九成偕韻盛矣哉聊述時事寄之翰墨

虎邱夜宴序　唐　獨孤及一作李白

方今內有夔龍皋伊以佐百揆外有方叔召虎以守

四海天下之人高枕無事則琴壺以宴朋友笑歌以
晨霞月吾黨之職也我是以有今茲虎邱之會巖巖
虎邱與吳西門萃然如香樓金道自下方而踴鎮冊
簽白雲于蓮宮之內會之日和氣滿谷陽春逼人巖
烟掃除肅若有待余與天不亂群于鴎鳥者銜流霞
之杯而草嬉乎其中笑向碧澗與松石道舊兒䏶䀕
賢賓主醉止狂歌送酒坐者皆和吳趨數奏雲去日
沒見天月白潟果如綠松陰依依狀若留客於斯時
也無雲山爲我輩硯竹帛如草芥藐然樂極衆慮皆

遊于是沓籍屢禁而嘆今之河少同者八人所著皆
賦以爲北山故事

三吳水利圖考序　　皇甫汸

昔禹抑洚水疏九州陂九澤諸夏乂安功施于三代
自是之後滎陽下引則宋鄭陳蔡曹衛與汝泗會于
楚西通漢川雲夢之野東通鴻溝江淮之間齊則淄
濟蜀穿二江於吳則通三江五湖皆可行舟餘用溉
田百姓饗其利而水利之說與焉于長者論于河渠
蓋堅推廣于溝洫而水利之書成焉鄭國始開而秦

以饒足宜務本業而淡遂不支此其利害之大較矣吳本具區涌川則瀆吞江納漢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浸莫大焉若夫壤壚映埜畛畷帶郛灌注則塲瘠盈鍾塹閼則腴衍枯粒海陵之儲天府之所仰給也元嘉辟苧谿之功大業興京口之役溢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其要在于導之使趨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已則揚州之域厥土塗泥易於淤積厥田下下難于障流加之淫雨告災稽天示逆牛馬莫辨而民其魚乎甲辰之歲侍御新昌沃洲呂公

際當長之選立懷安之朝本道軒而來巡緬澄清以
符惟甫肅吏執訴求民瘼乃建議陳疏條列五便均
賦議之令猷彌及三齋存郊生之徑畧上當寬裒下
協核算部報因可言悉施行民間懲勞職司惟恪穡
無誤踵遷雖功未克竣而惠亦溥矣聞又考遊往牒
紀覈舊聞覽桑氏之經詳閱官之制遂追倂收近勘
訓探時則文太史氏雅善與闔窮河源於筆端敍祇
軸于指掌草木殺青而瓜代行矣闔署郡齋書存私
篋越歲己未太守陽曲王公承座蒞止留心民務剬

省附陷勘課農桑每思白公之遺歎召父之漢因覽茲圖爰購付鉄校而刻之俾序於余其爲編也總圖一郡圖四川圖一縣圖十有八爲水二千二百九十有奇爲岸一爲堰十壩二十有五閘三十有一各系以考說凡奏疏二工計一以至諸賢論述名臣奏記並采而附焉鉄嘉與湖者以非當轄之地懸未逮駐迆及書載禹治水而稱名貢者亟邪本也遂公總憲西粵將儲南甸今日成賦之逸咸昔底績之勞者心計而預定焉者經國其有徵乎夫治水必躬歷山川

非岌岌乎殆可測而知也以禹之神而不免躊躇卽
拂者盜也有卑高土有沃瘠流有緩急派有淺深勢
有迂通非各相度力爲施設其功莫若智智者亦
故而已謂衛禹之績也余嘗登姑蘇望太湖求源于
宣歙遡委於荊乃知水出五堰百瀆東滙於三江
截折而注海自蘇七郡尤要害也大都水滯則爲害
流則爲利洩則不溢蓄則不竭瀦則長流而後設漑
適宜漕輓稱便所謂者乳衛于防川衛生者致祭於
桑將合卑子之書殆思過半矣我明若夏忠靖公已

試之蹟吳李遵之功特最焉漢延年之言曰河須按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雖桑海或遷而歸墟則一是編也貫千載可率之典功與言同不朽云

清理田糧序　　知府王儀

儀莅守蘇之三年丈田攤耗之議已行切念蘇州一府其賦當天下什二賦既繁劇而田額漸失其初偽竇滋蔓際此而不知救正之則豪強擅其利而民立困矣於是丈田則奸核而欺隱攤耗則賦平而額足二者補救之大本也且夫丈田之議大臣疏于朝而

得諸攤耗之法躬守試于湖下有或逋而來之亦何難哉乃吾所謂攤荒公占無徵之地六賦凡一十萬五千七百石有奇詳求所以抵補之者蓋亦嘗切言訪為取其六於各邑所隱之田取其四于沛亦攤稅之內則足以相準矣猾獄公家之賦所不敢也使民世人無田之賦忍獨忍乎哉

議閣官符凡參議移文書冊間攤衍于上下者若干言悉使依書錄之類比條分浡而成冊則漸序其前而引諸梓為非以自伐也有錄則可考可考則易知使世有厚聚我者稱是

錄也當知其非一人之勞其或有罪我者則亦當原儀也蔡教不忘蘇氏之意乎

虎邱山志序

徐乾學

新刻虎邱山志係太倉顧子伊人重修其書分本志泉石寺宇古蹟祠墓人物高僧仙鬼題詠雜志爲十卷既告竣寓書京師屬予序予惟此山有志昉于明初王仲光賓纂據侍王文恪實脩類要舊本燬已斷爛不復全其後有雁門文肇祉本最後則松陵周氏本用本錄舛失次且未及流傳世所傳雁門本也

仿人析來三家裝撰刻藏板[illegible]列其功爲[illegible]大
茲山之行聞于世也傳矣其間洞壑亭臺林[illegible]
好事者僅視爲遊宴之地遂山文翰眾漂沒于榛莽
酣飲之中其藏拔弁髦不足道即有一二好古之士
問闡揚之古蹟訪王珣之遺宅蔵月輪邀光景彌新
亦第以風流相賞悼耳今如[illegible]人是其事蹟則存其
[illegible]者踏歌者不錄文賦則藏其雅者誕謾者不錄山
[illegible]景物亦將廣收博採以附古者登高作賦之遺然
[illegible]爲茲山備掌故耳惟遡古今節俟節烈之士及一

切名賢理學幽隱不傳之匪特其與祭於宋少師靖諸剩蹟不惜旁搜摘隱大書特書於祠惟忠孝之或絕于人間而大道一日不彰于天下也如伊人者可謂知所用心矣後之人觀其取舍審其別擇世亦將無是編而慨息也夫

續修長洲縣學敎序　　彭定求

長洲學宮在郡城之東規模恢廓自明府縣蕭湖權為燼于公署蹂躪獨甚至聖殿明倫堂皆岌乎將頹矣賢兩廡與啟聖公祠傾廢無存于是定求始其

戎殿堂而將兩廡亦建刑數千餘間而修理月乃成
計粲數二千七百兩有奇自米細如淡深力淼矣
尚有鉅工未與以待能者暨丙子風雨之災殿堂之
修者復傲茲嶮峻中添慨焉傷之捐金五百爲工庀
材因得搭擦梁棟以迄于今然此當大敝極壞之後
指據經營特先其至急者爾若按諸前志則殘闕正
多廻不逮學之宏麗并不追吳縣學之繕修完好
也特先舉舊觀之宜急復者一曰萬代宗師坊所以
欽崇聖教海寓齊觀也今則柱石孤立矣一曰萬仞

宮樹所以樹諸棨戟孔固厥基也今則一望平蕪矣一曰泮池原道引泉之水滙瀦汪然采芹藻歌思樂義取諸此一曰興賢進材兩坊儼乎禮門義路俾過其下者矩步繩趨肅敬踰越今則流者淤塞峙者頹敗矣凡此四者不獨係觀聽之隆替亦關學校之興衰此而不復舊觀未可以藉手也定求發荊郝掃槃謝交遊然恐蹈有初鮮終之咎故復不揣言輕如羽告竣至三統計諸工估費八百兩有奇較之前此所募稍不過三之一也伏惟聖人之道如日中天恭過

我
皇上崇儒右文隆名儒褒及歷代天下學校咸
御筆有照
御贊有刻且賞
萃華賜題匾額而服膺鄒魯之徒將入泮之名紀刻
儒林靡不沾被樂育矣獨我邑淵爲咫中首邑人文
薈萃而勝宗根本之地乃使之祀廢守闕惟吾黨之
羞也將伯之呼烏能已已爰我同志不約人地伙助
觀成鼎訪定求發榮之譜勦不勉矜趣首以俟康熙

癸未十月既望撰

重刻吳郡續圖經序　李因培

有宋樂圃朱先生以樸學宏辭高志著述其鄉安定先生為本州教授學者之至益衆而郡學之規制亦由是始備所著經義有易解詩贊詩說春秋通志中庸解諸書於博古有墨池編琴臺雜志琴史諸書而吳郡續圖經則以郡守之請繼祥符圖經而有作也蓋真宗時奉朝命郡國俱有圖經之獻即今之郡邑志也郡守以前圖經事多湮落又形勢之變易沃衍

之仍未歷數十年已多不作不能無事於續者自在
史不以多而遺能循其先事之蹤溯其陳見前之規
模浴時而益之先生故此編之作詳而有要簡而該
合前圖經可共爲一書分之亦自作一書注於紀
之中隱陳議之思若志水道則條晰利病紀戶口
籌咳賦浴樂關治道民生亦不惜亹亹言之又以
見先生之　予嘗世而未嘗一日忘焉也凡纂郡邑
志者於斯者廣之浴採精之案牒於前事必徵史冊
以爲信然往往有一名一物甄綜瑣與史傳所不盡

存者不能不時資紀載家言前如漢三輔黃圖吳地
記風土記襄陽耆舊傳豫章記等編皆簡冊無多而
志乘采錄一時藉以傳信旁羅曲證至有獲其片語
如拱璧鼎之寶若龜之告然則此編之存不獨為吳
中志乘者當處先河之祭即凡志勤往典有不同鴻
寶之秘之惜之者則是冊一劫於宋元符間迄五百
年別無鈔本故流播未廣其裔孫鑰卿先生祀孝謹
於遺書多力為刊行更出家藏此冊鈔本校梓以傳
是信先生者述之靈愈久不可泯滅而若鑰卿者其不

胡先生之賢子琢斌

唐宋五賢祠碑記　　　　雷鋐

先賢祠宇修葺以時邑有司職也有司困於簿書江數更代未暇及而司訓力圖之可不謂賢乎蘇州之有五賢祠祀唐刺史韋公應物白公居易劉公禹錫宋長洲令王公禹偁暨蘇公軾傅在虎邱山頂歲久傾頹圮　僧察欲興復而艱於力當道議督守盧公祠改前室祀五賢後室祀盧公仍久而未就元和學司訓費君天修曰五賢流風餘韻不可泯沒且

聖主南巡御製五賢祠詩祠不修葺何以稱焉乃遵前議庀物以蕆厥事蘇元和令李君棠爲之肅祀夫祀韋白劉三公爲郡守者可式矣祀王公爲令者可程矣祀丁文忠以公晚年嘗寓吳則凡爲士君子者咸可思矣所謂貪乎百世之上足以興起乎百世之下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裴君推此意以造士庶無負乃職故記之

重建鄧武順王祠記　李良弼

庚辰之春余初蒞元邑恭謁　忠義孝悌祠見有

先賢武順王吳公神位而無朝代名號謚碑郡志武順王祠在咸寧今廢何代何名仍未詳敢此心皇皇深愧考古之無從也一日忽得勤齋朱君刊行伊祖蘭州判史月亭先生中路集載王謁寧河鄧武順王祠詩有勳烈名驚海甸絕塞著尊崇士庶贈依切羌番企望同之句於知即明史中之功臣鄧公諱愈者按公虹縣人從征於嶺南征羌番於沙漠賜寧河王賜謚武順歿後凡公鎮守之地皆切享祀之隆如西寧衛之先祖廟亦有其廟在焉蓋月石先生素稱秦

關頁翰故邵風景蔡而展謁之耳夫公以開國大勳有功蘇郡因[illegible]肖廟馨香益光俎豆但非誕生茲土者可崇之忠孝一祠何況姓諱俱訛草率已甚揆之
朝廷崇德報功之典詎不謬哉余既忝乘鐸敢護職司遂制俸四十金另創三楹於忠孝祠後敬謹改正神位以妥憑依白郡守薩公請諸　撫軍陳大中丞俞允舉行閱數月又因飾治費阻勤齋復推伊祖仰止之忱概捐三十餘兩以蔵厥工自今廟貌聿新祀典式正雖得蘇州表章於前勤齋贊助於後然非　公之

洪鐘不決熟滚蠲屆則[illegible]有龍轉移於數月
間乎爰述建廟梗概勒之貞珉俾後之來者有[illegible]而
啟發云耳

文氏雙節義祭田記　　楊繼武

吳中文氏出自宋名臣信國公之後遺徽世澤固可
坊表於鄉閭而子姓之濟倫重義項背相承者亦代
有其人指　勝屈也如公裔孫衛岳文君之繼配王
氏暨令嗣叔英之繼配陸氏姑媳守志雙節矯然尤
足以振家聲而勵頹俗豈僅擅閨幃之模楷哉按王

年十九適南昌符標下風泪乎稱孀年纔二十三耳前妻子仲熒甫亡子叔英俱在髫齔王能柏舟自矢撫孤成立茶苦備嘗至六十二而即世其媳陸氏季二十二而于歸甫三旬而喪偶一子旣又早殤煢煢艱苦更甚於姑守貞四十餘年今年七十有六仲英先生天性孝悌與叔英雖異母所出而友愛無間家頗貧奉繼母則極盡甘旨之養陸則孀居加厚贍先生沒時陸尙存亡嗣其子松頤事之一如親母又為孫敦仁曰朝節以誠勿忘苦節之義是兩代之垂芳

彤管流譽千秋湝賞賴松順交子仰承貽烈行以襄護之也今敦仁復置長邑田九十五畝零愉賦之餘以供雙節蒸時薦享等用恐日久就湮乞余爲記緬維仲英先生余從幼即識之嗣君松順訂好尤深迨於敦仁交已三世稔悉文氏係人草出繼繼繩繩氏外祖輝孝慈兼至洵爲末俗之所難邦家之所重而況敦仁克 敬宗力成義舉俾以彰二母冰霜之勁節且以慰祖父未竟之孝忠其遹追忠烈淵源不紊松筠令望者抑何盛歟故不辭固陋援筆以記之俾

與芳踪懿行同昭於宇宙云爾

樂圃書院祭田碑記　　　辰垣

聖賢之道法與盛世之治功相為輝映我
國家崇儒重道遠邁百王凡維持表章以迄優恤保
護諸祀典靡不一一而舉行之芳規美備誠亙古
為獨隆也余自承乏蘇藩志在勤宣德意而欽崇先
哲尤素切於懷已巳春仲丁祭長庠學博吳宏文以
樂圃書院祭田碑記為請余惟保護祀典正旬宣者
責也烏可遽以卸之哉按書院為宋儒樂圃朱公講

長文襄祀之地公宜采將其釋典經闡明理學殁後
旋即勅建書院迨至
本朝復設動帑修葺防護請
旨准給均編春秋致祭以公之道接尼山功宏正教
則其光俎豆於無窮叨累朝之隆重者不亦宜乎唯
是額編祭銀每次僅一兩有零不足以資當禴嘗孫
朱錀將伊人端孝先生之勤原置封溪積善家縣字
圩田五十二畝零盡皆恢復乃緣地屬瘠荒向例科
徵折銀及端孝購爲祭產捐築圩岸漸次墾熟康熙

聞大中丞睢州湯文正公撫吳查辦隥科田糧此項
仍徵折色因之餘籽以襄祀事意固甚善然必使永
垂弗渝始於
大由有禋伏繹乾隆十二年正月我
皇上特降諭旨以福建閩縣地丁內有先賢二十三
祠祭產田糧一項本朝初年優免後地方官誤將此
項作爲溢額報解歸公祠宇祭產供俎豆牲牷之用
歷年優免以恤本祠後裔原屬國家曠典著該督撫
查明豁免永著爲例大哉

王言嫗如杲月益見中丞之雅意殷懷實彌遠矣護而書院祭產之所皆保護維持更爲周一概若合符節者也東旁祀宋忠節朱公良者另建崇祠有秋收籌學租祭田向經各裔分管餘息仍歸書院以供灑豆藏修之用亦供優免徭役其賦税秋成十月啓徵委令儒學督祭備祭日分縣之後以春長秋元輪辦祭 著立成規惟在貝有司董率舉者時加留意勿致久而懈弛俾禮祀得以常新馨香不至凌替庶幾

先賢隸崇報之隆而彌顯其明郅治鴻猷以道統之光而愈貽其成不既休歟故爲之記

琴史序　沈德潛

吾郡樂圃朱先生鍾育宋代鑽研六籍苞孕百家接迹周程淡於榮利晚起教授本州惟以經術爲先務引掖後進高山景行學者宗尚爲晋寧鶴峯李公校士吳中倍深瞻企乙酉春仲忻逢
翠華南幸以先生所著易解墨池編續圖經琴史遺集四函恭呈

御覽詞加讚述

皇上特錫道誼褒齋偏頒恩賚稠于千億增輝誠盛典也惟是先生著述良多琴史一編特寓意於物而因畱意於物似未足為先生重不知琴自遠皇犧造象乾坤備律呂可以宣幽滯閑淫佚萃和平虞帝鼓之而阜財解愠宣聖操之而穆然怡然非桓伊之笛子晉之笙 帝親是帙本製器之由來極和聲之盛應上溯唐虞下逮有宋靡弗旁搜遠紹廣引博徵原委瞭如始與永叔集古錄後先輝映豈獨無聲解趣

希陶令之微茲不亦哉於以融養性情調和政治人心悅而瑞氣溢[illegible]祥裕而善俗成隨經術圖經以傳洵不虛矣先生後裔綸閣于序予謂是先生丹鉛精神所寄也因援筆書之

重建二周先生合祠記　彭啟豐

吾蘇去尹溪二十里地名姚馬村舊有二周先生祠祀宋濂溪先生暨明孝子良卿先生創自明崇禎間閱百餘年後嗣維漸家瑞等先後捐貲繕脩而祠址瀕水隄岸被衝激祠屋數圮至乾隆四十一年秋家

瑞之子大銓請于有司改建于汾湖學宮之東規制崇廣一如舊制既成遣來丐余爲之記予讀濂溪先生太極圖說而有得于孝道焉孝也者反其所自生反其所自生者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無形形之母也無聲聲之母也能知其母視聽一矣如號玉如瑞盈順之至也故圖說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孰能知太極之本無極者斯可與反其所自生矣是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孝也從心所欲不踰距孔子之孝也至哉圖說

未有不明乎此而可語于盡孝者也濂溪先生其身體之矣若夏[illegible]先生斯有其一體者歟周氏譜記良卿先生名尙賢年十歲父病泣血籲天而病獲愈既遭喪哀毀骨立廬墓終身有司上其事于朝遂旌其廬鄉人私謚之曰正孝予嘗論之使濂溪進於孔氏之門固不在顏子下使正孝進於孔氏之門又豈在閔曾下哉濂溪不獲進于孔氏而遂開程朱道學之傳正孝不獲進於孔氏僅作式於一鄉侑食於祖廟是其存諸已者固有淺深廣狹之殊而爲子孫者又

烏忍歧而視之宜大鈴之亟而正 斯祠之改建也發爲之記以申合祠之旨云